

陳氏通鑑續編

十三

欽宗 高宗

			二二八	漢書門
二四	一〇	八九	六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二四		二二八	漢
函		六	書
一〇	二四	號	類
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8
冊數	24 (13)
函號	架 51 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通鑑續編卷第十三

淺草文庫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

金天會四年

春正月

詔中外臣庶實封言

得失。金人入相濟州。梁方平率師潰于黎陽。金人遂

濟河。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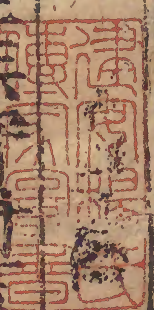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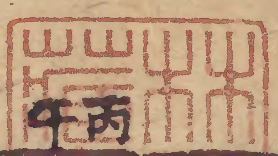
而方平師潰奔還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

退保滑州。聞方平潰亦棄師歸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敢

渡。故庚午金師取滑州。詔罷內外官司局所。凡一百

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為副使。太。上將以吳敏

知樞密院事。李統同知院事。王黼有罪。永州安置。行至



雍丘盜殺之開封尹羅昌有怨也李彥伏誅。朱勔有罪放

歸田里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第其害者踰二十年勔

服飾器用上僭乘輿皆拜庭下邪人機夫候門奴事自直秘

門監司郡吏期望皆拜庭下邪人機夫候門奴事自直秘

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外事傳達上旨大畧如內侍進

見不避宮嬪至是放歸田里凡由勔得官者皆罷。以李綱

為之扼腕至是放歸田里凡由勔得官者皆罷。以李綱

為東京留守李祝副之金韓離不既濟河宰執議請帝暨

萬生靈奈何棄之臣願留守以救一城行營參謀官李綱

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

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豈有如都城者且宗

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

言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也

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

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

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道君皇帝幸亳州庚午道君

願以死報乃以綱為留守道君皇帝幸亳州皇帝如亳

以避敵於是百官多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

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

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舉擢京適上皇

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蹈者百餘人道君皇帝幸

京亦盡室南行以李綱為尚書右丞燕親征行營使綱既

守之命復為帝力陳不可出幸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

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

奈何輕舉以臨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

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

口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綱趨朝則禁衛探

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探

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尔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

手皆曰願死守綱入見言于帝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

綱既受命

綱既受命

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帑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矣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拜伏呼萬歲乃命綱為右丞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白時中免。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趙野

王孝迪為門下中書侍郎蔡懋為尚書丞丞。遣使督諸

道兵入援。金幹離不圍京師詔張邦昌奉康王構為質

于金以請平問納張鼓事今執送童貫譚稭詹度而以黃

河為界納質奉貢癸酉幹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聞道

君皇帝內禪而城中有脩微過師帝召群臣議之李邦彥

力請割地請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

使吳孝民因與借還孝民至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

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綱王宰相詣軍前可也

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綱曰安

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始退甲戌命李稅

攻宣澤門李綱敗之斬獲百餘人至旦始再拜膝行而前

使金軍稅至幹離不盛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

恐怖喪膽失其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

所以斂兵不攻者旋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

矣今若欲議和當輸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兩

牛馬萬頭表段百萬疋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

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

軍過河乃退耳因出事實一紙付稅而遣還稅等唯唯不

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荏忠王納等借來索賂

要質凡金人所為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稅至李邦彥等

勸帝從之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

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

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望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

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六兵四集被孤軍深入雖不

趙

趙

父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輩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宋國皇帝金幣割地遺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檄往金軍為質以京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遣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也

以唐恪同知樞密院事○李綱敗金人于通津景陽門乙亥金兵攻通津景陽門李綱親督戰募其眾數千何道君皇帝幸鎮江府○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金師退次于孟陽請解圍退師也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外金騎大掠於城下都統制馬忠敗金師遂收斂為

一西路稍通路允迪如河東金粘沒喝軍○种師道帥涇

原秦鳳之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為京畿河北河

東宣撫使初朝廷聞金師南下以師道為制置使得便宜檄兵食師道時致仕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

過熙河姚古之子平仲有步騎七千師道遂與之俱赴汴

至洛聞韓侂胄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

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

祗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

氣自振何憂賊哉綱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

抵京西趨汴水南綱逼敵營金人懼徙若稍北斂遊騎但

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种帝聞其

至喜甚關文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

-5 130 30 865" data-label="Text">

事卿意如何對曰綱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

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

軍以姚平仲為都統制而道時被病命母拜許肩輿入朝

統制而道時被病命母拜許肩輿入朝

金使王訥在廷頌頌望元道拜跪和知禮帝顧笑曰彼

為卿故也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

計之上也李梁師成有罪衆為彰然度副使行至八角

鎮死為師或晚年益通賄第入侍於帝前囁嚅升降之師

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鷲遇間即發王翻嘗為鄂王楷陰畫

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太上皇帝東幸

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布

衣張洎歷數其罪惡遂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次八

角鎮縊殺之二月詔姚平仲帥師襲金營不克而逃金人

復圍京師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

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

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

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

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矣其

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

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曰舉事種氏姚氏皆素

為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

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種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為言帝聞

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曰

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

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丁

酉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所敵營欲生擒韓侂不取康

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傳旨諭李綱綱曰姚平仲已舉事

速援之平仲方發金侯吏覺之韓侂不遣兵迎擊平仲兵

敗懼誅亡去金師復圍汴城會李綱率諸將旦出罷李綱

封丘門遂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之金人少却罷李綱

以謝金用兵乃李綱姚平仲耳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

謝廢親征行營司。金韓侂不使王訥來使者詰責用兵

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

王訥來請更以他王為質而以兵送鄭望之等於粘沒喝

訓導錢如瑱校正

訓導錢如瑨校正

訓導錢如瑨校正

訓導錢如瑨校正

訓導錢如瑨校正

訓導錢如瑨校正

訓導錢如瑨校正

訓導錢如瑨校正

訓導錢如瑨校正

訓導錢如瑨校正

訓導錢如瑨校正

訓導錢如瑨校正

訓導錢如瑨校正

訓導錢如瑨校正

訓導錢如瑨校正

營宇文虛中如金師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

于汴河上從門外及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

繼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

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太學生陳東及都人上書乞復用李綱詔復

以綱為尚書右丞充京城防禦使辛丑太學生陳東等及

德門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白

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今邦彥等疾惡綱恐其成功罷綱

正墮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會邦彥入朝衆數

其罪而罵且欲歐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

肯去方昇登聞鼓槌壞之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漢恐生變

奏帝勉從之宣綱後期衆變而謀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

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

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

願見神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塞

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若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

為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于獄人人

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

吳敏欲弭謗議奏東為太學錄先是蔡懋禁不得輒施次

石將士憤憤綱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皆奮躍金人懼稍稍

引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追封范仲淹魏國廢苑囿宮觀

-5 135 35 870" data-label="Text">

可以與民者。以楊時為國子祭酒時自邇英殿說書遷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訓導錢如頌校正

李順刊

界方退軍虛中還帝更以肅王樞為質于金康王構還。

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宇文虛中僉書樞密院事。蔡懋

罷。宇文虛中復如金師帝以金師未退令虛中再往幹

幹離不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詎

忍割棄金人必欲得之虛中還復命帝許割三鎮載書稱

伯姪命虛中復往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界金人金

幹萬不退師北去京師圍解乙巳幹離不既得三鎮且知

遣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種師道

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

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赦下且詔諭

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倫當速講求不聽赦下且詔諭

事一切寢罷復罷宰執燕神霄玉清萬壽宮使李邦彥

免邦彥居位無所建明惟與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

陳東上書請以張邦昌為大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

院事耿南仲李棣為尚書左右丞。宇文粹中罷。姚古

種師中折彥質等帥師入援詔古等追送金師熙河帥姚

種師中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

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以兵追送之且戒俟

其間可擊則擊種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況毅有

將士踴躍而去種師道罷謀山西士卒咸信服之不可使

-5 125 35 865" data-label="Text">

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剪而用李信以

角五言詩卷一

七

勝軍隆德府遂次于澤州若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

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縱繞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勇不議和乃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之兵大集拘

其使而不與賂粘沒喝怒乃分兵趣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為所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金師入南北關知威勝

軍李植以城降之乙卯攻下隆慶府治開邊罪貶蔡崇為

知府張確死焉丁巳攻澤州下之

以陳東之言也時梁方平伏誅。王孝迪罷。以聶昌為

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初道君皇帝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鄆城受圍乃止東

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為變朝議以聶昌為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一此憂

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昌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

可不勞而召姚古等師還。宰臣劾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定帝從之乃急徵還諸將諸將已追及幹

離不於邢趙間聞命無不扼擊矣三月李枕免。張邦昌免

比綱力爭復遣則將士解體矣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

書侍郎何栗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帝召處仁問割三鎮

是否處仁對曰國不競亦陵且定武陛下之潛藩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

和間事恪言于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

太上道君之心哉京攸貫黼之徒既從竄斥始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

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為朕作詔書以宇文虛中免。其議和

此意布告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卷以神師道為河南河東路宣諭使屯滑州。李綱以

之罪出知青州

李綱以

不可與金乃詔師道為宣諭使屯滑州而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以備金人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亘勞詔金人叛盟遣姚古种師中帥師往援三鎮師示弱乃止

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韓离不至北鄙而還詔金人要盟終

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陌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玢李鄴鄭望之等

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姚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或謂師中自磁相而

此金人若下太行則勢不能自還此段疑師于河上比也時大臣立議矛盾樞密主破敵而三省令護送出之師中

渡河即上言粘沒喝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韓离不行至中山河間

三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韓离關詔李綱迎道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

君皇帝于南京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

直入禁中內侍輩頓首帝嚴脩帝不從既而太上還至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請往綱至具

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逸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

非有他也方艱難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

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疆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

許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責耶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為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

陛下回鑿臣謂宜有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卿來皆喜以

此示朕意卿可更服之且曰卿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

綱還具道太上**金粘沒喝還重帛留銀木可圍太原**粘沒喝

雲中令銀木可將兵以圍太原銀木可籍朱劬家田至三十萬畝為鎖城法以困城中自是內外不通

他物稱是蔡京有罪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夏四月夏人陷

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八館鎮威城金元室龍取之先是

唱遣撒拇使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

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由金肅河清

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兵馬

監押朱昭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尸井中復率士搏

斃死之城遂陷既而金將兀室以數萬騎陽為出獵掩

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道

君皇帝至京師居于龍德宮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

駕乃進李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

與闇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暗而推之其

患有不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圖而

多疑南仲悻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

民伏闕者之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

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因求去立子

謾為皇太子。以耿南仲為門下侍郎。置春秋博士。

置詳議司于尚書省討論祖宗法制以革趙野免。童貫

有罪郴州安置。以种師道為太尉同知樞密院事河上

河東宣撫使。復以詩賦取士禁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

。朱勔有罪循州安置。召河南處士尹焞至京師賜號

和靖處士遣還洛人尹焞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

我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安在

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

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裴徒洛中非帛袋問疾

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神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

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邵五月罷

侍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留之不報

五月罷

五月罷

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廷國子祭酒揚時致仕

揚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終迷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當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三

中進師救太原至殺熊嶺及金活女戰敗績

神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姚古持角師中進次平定軍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規者以為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數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辨嚴約姚古及張顯俱進鞏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五月辛未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官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古眾驚潰故與顯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殺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已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聞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姚古及金拔萬速戰于隆州谷敗績。罷詳軍無不奪氣姚古及金拔萬速戰于隆州谷敗績。罷詳議司。六月詔諫官極論闕失右正言崔鷗土疏曰數十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遂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諫議

大夫馮澥近入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
 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
 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
 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巳
 其苛錮多士固已剝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巳
 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
 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
 為流俗一切遂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
 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
 德而天下於詭佞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
 關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巳為
 正異已為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
 於茲極矣尚惡使其餘蠹破壞耶京姦邪之計大种師道
 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种師道
 能以李綱為河南河東路宣撫使劉詵為副使以攻太原

時金兵退道君皇帝還京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
 獨以為憂數上脩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
 以商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道中敗潰太原圍益急南仲等
 請割三鎮以賂金綱言祖宗之地不可棄帝從綱議欲
 割太原南仲進曰欲授太原非綱不可乃以綱為宣
 使劉鞅副之以代种師道又以解潛為陝西制置副使以
 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
 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
 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
 為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
 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不起上怒且不
 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
 書斐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
 展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
 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
 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
 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
 動行次懷州綱以二萬人分為五軍以脩禦請銀絹于朝

通鑑綱目卷之十三

十一

訓導錢如瑱整

各百萬僅得二十萬欲啓行而不能帝遣使趣之綱行至
軍遣解潛屯威勝劉韜屯遼州王以寧也汾州范瓊屯南
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以三道並進會于城下劉韜兵先
進金人禦之韜敗績解潛與金人戰于南關王以寧以十
七萬衆戰于汾州皆敗

路允迪免。敗左司諫陳公輔監合州酒務
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辭
位復陳三事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接太原乃為大
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酒務焉

天狗星陷有聲如雷。有星孛
于紫微。高麗遣使稱藩于金金以保州界之
稱藩一依事遼之禮金遣高伯淑報金以韓萬不為副
之且以保州與焉自是朝貢不絕

元帥。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竄蔡示京于儋州
行至潭州死。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

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顯狙伺為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
拘孳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姦屢敗屢
起且擢京不合者執政以捉之京每聞將退輒入見所哀
蒲伏叩頭無復廉耻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為秦越

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社之禍
雖以謫死人猶以不及竄蔡攸于雷州童貫于吉陽軍中
正刑以謝天下為恨

童貫趙良嗣伏誅于貶所。詔數貫大罪命御史張汝述其
童貫趙良嗣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禍及中
國乞戮之市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斬之梟其

首徙妻子于萬安軍歲追貫及于南雄斬之函首赴闕梟
首都市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救嘗
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客

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遂死貫狀魁梧偉瞻視顯下
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閩人有度量能疎財後宮自
如嬖已下皆鬻餉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寔喻翁赫庭

戶雜還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厥養僕國官諸使者至
數百輩窮姦稔禍開邊隙以覆宗社流毒四海死不足以
償金初立省院寺監學官初金太祖用漢官賞左企弓等
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直官號至是斜也幹本當國八月復
勸金主用漢官制度遂立省寺府司一如唐宋矣

以种師道為宣撫使召李綱還綱起兵且日促解太原之圍
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實
不稟命綱具論之不報會以議和詔止綱進兵綱即乞罷
乃代金粘沒喝幹萬不分道南侵幹萬不解汴圍而還也

背盟固守會金使蕭仲恭來使朝廷以肅王為彼所質亦
留仲恭以相當於是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詐
以情告于館伴邢原曰金有耶律余覲者領契丹兵甚眾
貳於金人願歸太國可結之以圖幹萬不及粘沒喝執政
以仲恭余覲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有七國之感
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余覲使為內應仲恭素謹愿

無反覆心還見幹萬不即以蠟丸書屬之幹萬不以
金主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
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
粘沒喝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以粘沒喝為左副元帥幹
萬不為右副元帥分道伐宋而使楊天吉王訥持二帥書
來責背盟構叛之事且索金幣三鎮及土金主尊號獻車
輅儀物等庚戌粘沒喝發張忠正及金人戰于文水敗績

雲中癸丑幹萬不發保州張忠正及金人戰于文水敗績
死者數萬人折可求師潰于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
皆空金人遂王雲如金遣王雲使金國許以三鎮賊入之
乘勝攻太原

其許翰罷翰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徐處仁吳敏免敏主
軍許翰罷翰欲和論議不合罷知亳州徐處仁吳敏免和議
處仁欲用兵議論不合爭于上前處仁怒擲筆中敏面鼻
額為黑唐恪耿南仲聶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調中丞

李回論之以唐恪為少宰何臬為中書侍郎陳過庭為尚
於是俱罷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五

書右承旨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固僉書院事吳敏以聶昌猛厲可使助

已自衡州召知開封府不數月拜同知入謝即陳扞禦之策

願勿輕與而撤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過其衝簡禁旅以

至彼或南下墜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

其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

九月金粘沒喝入太原執張孝純以歸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

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執孝純以去安置吳敏于涪州敏初

副總管王稟通判方笈皆死之安置吳敏于涪州因蔡

其此京父子故敗種師閔及金幹离不戰于井陘敗績益

人遂入天威軍直定府蔡俊蔡脩朱勳伏誅言者論收

後禍及天下驕奢淫泆載籍所以王富為尚書若丞李

綱罷貶中書舍人劉珪胡安國于遠州安國初為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已

會安國舉永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二人乃范純仁

鄒浩之客置獄淮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

即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

要語甚剴切日晏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間于帝

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

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汚

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

侍郎馮澥言珪為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

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桌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

總管知河南府王襄兼西道都總管知鄧州張叔夜兼南

道都總管知應天府胡直孺兼東道都總管何臬請分天

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事得專

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於是四方勤王之兵大集唐恪耿

南仲聶昌信和議相與謀曰方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使

金人聞之奈何亟激止之令勿前於是諸軍皆反而

黃諤浮海如金議和金師曰逼唐恪耿南仲專主

西安州。冬十月安置提舉洞霄宮李綱于建昌軍。金

婁室天汾州知州張克猷死之。貶御史中丞呂好問為

吏部侍郎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

秋冬必復大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報金人復至大臣

不知所出遣使講解好問請丞集倉滑邢相之成以邊奔

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既入不省金人陷真

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疑相顧猶以和議為難好問

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集從官于尚書省議三

袁州帝閱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鎮棄守地但索五輅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帝悉從

之先遣車輅往而命馮澥副康王使金軍王未行而車輅

至長垣金人却之王遂不行既而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

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乃詔集從官于

尚書省議三鎮棄守百官多請割與金人以紓國禍何臬

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

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臬論辦不已因曰河址

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

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曰善

種師道罷以范訥為

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師道未至太原而城已陷乃巡邊師

道次河陽遇王訥揣敵必大舉亟上

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

以馮澥知樞密院事。詔太常禮

官集議金主尊號。王寓免命寓副康王使幹

離不軍寓辭故也

十一月夏

吳海刊

人陷懷德軍。金粘沒喝復入威勝軍，降德府澤州。粘沒

太原趨汴所至皆降，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金粘沒

喝至河外，折彥質帥師禦之，而潰。金人遂渡孟津，西京留

守王襄棄城走，城降于金。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

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曰：甲戌，彥質之衆皆潰。乙亥，金活女帥

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至河陽，知府燕瑛棄城去。至召河南留守王襄亦走。金遂入之。於是永安軍、鄭州皆降。言

康王構復如金師，至磁州，民殺副使王雲，王乃還。次于相

州。遣刑部尚書王雲副康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奉衣冕玉輅尊金主為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濬至

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王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

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曰：肅

王已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賊也。王出，廟行民諫，執雲殺之。王見事勢洶洶，居之不

安，會幹為不軍，濟河，克懷州，遊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橐鞬，部兵以迎

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愛知，議者以為是後，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

矣。初，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

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馮澥、李若水、如金、粘沒

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為承信郎。馮澥、李若水、如金、粘沒

喝軍。粘沒喝自洛遣人來言，欲盡得河北諸郡，畫河為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使之。行至中牟，守河

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成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耳，敢言退者斬。衆乃定

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諸罷何，卓為開封尹，卓乞申飭守備，及見粘沒喝議多不從。

戰守與唐恪耿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傳為尚書右丞

南仲不合故罷尚書上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傳對曰孫傳

傳為兵部尚書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

使成忠郎郭京選六甲正兵以禦金戈初孫傳因讀丘濬

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

者言京能施大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

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以金帛

數萬使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

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

兵三百可致太平直龍擊至陰山乃止孫傳何樂尤尊信

傾心待之或上書於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

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

為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歎中瑣微無不知者非

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揮使出又有劉孝過

等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李

回之師潰于河上河眾潰而歸金鞞不使楊天吉來議

疆界詔耿南仲如河東鞞不軍其言曰如河其粘沒喝軍

許以兩河界之昌為絳民所殺南仲至衛遂奔相州不使

通鑑綱目卷之十三

楊天吉王洵撒離拇等來責金幣及割地帝許以畫河為

界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

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

即命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為

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梁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

下繼而登鈐轄趙子清麾眾殺昌挾其目而齧之初南仲

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

己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攸堅請割地

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俗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

使王洵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洵洵脫去南仲遂走相

州以帝旨諭康王盡取河北兵入衛以孫傳同知樞密院

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

事皆輔祭書院事。以范致虛為陝西五路宣撫使督勤

王兵入援。金幹萬不之師。次京城下。趨汴二十日至。

城下屯于劉家寺。時授兵皆唐恪耿南仲遣還無一人。

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

備緩急救護。命姚文仲辛承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

四壁守禦。京畿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

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

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

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

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臬入見。引

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李回免。南

帝雖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李回免。南

道都總管張叔夜帥師入衛。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

合二萬餘人。與金師轉戰而前。已丑至都。帝御南薰門。見

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根山。暨詣

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金幹萬不使劉晏來。詔三省官名悉依元

豐舊制。以何臬為門下侍郎。閏月唐恪免。恪從帝巡

遮擊策馬得脫。遂引家求去。御史胡舜陟劾恪。知慮不能

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

乃以何臬為尚書右僕射。金粘沒喝之師次于京城下

癸巳粘沒喝。馮澥以金蕭慶來。金人攻城。日急。粘沒喝使

盟帝以馮澥為尚書左丞。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金人

不許。以馮澥為尚書左丞。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金人

入懷州。知州霍安國死之。馮澥曹輔如金師。求成金人

不許。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濬與金人戰于城下。敗死。金

奔還。自相蹈籍死者以千數。乃遣間使召諸道兵。兵無至

者。城中唯衛士三萬。又什失其七。因時掩戰。以示敢鬪。金

入復來請親王詔越王性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逐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請和粘沒喝不許

也盟詔康王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帥師入衛殿中侍御史

王奉使至磁而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棗以為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

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知相州拜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帥知中山府陳藹為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

使速領兵入衛仔至相州於頃駭何棗孫傳使鄆京出擊

中出詔王讀之嗚咽兵民感動

金師京敗走金人遂入京師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

首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甲寅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棗

數趣鄆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

人下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

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據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

城引餘眾南遁金師遂登城眾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

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兵統制何慶言陳克禮

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陷衛士入

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

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眾數百欲邀乘輿犯圍

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

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訶之宣以語

侵傅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

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誅服

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何棗欲親何棗奉濟王栩如

金師以請平帝聞金人欲和而退丁巳命何棗及濟王栩

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帝如金師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

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

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辛十二月金蕭慶入居于

尚書省。康王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遂帥師入衛。次于

東平。十二月壬戌朔。康王開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

伯彥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王從之。丁丑。次于大名。宗

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

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

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日師中等。皆在麾下。

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

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

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渴宜。急引軍

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

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趣

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取南仲。汪伯彥請移軍東

平。從之。庚平帝至自青城。癸亥。帝還京。甲子。金遣使來索金

廣次。東平。帝至自青城。癸亥。帝還京。甲子。金遣使來索金

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詔陳過庭劉韜如兩

以振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為薪。新言陳過庭劉韜如兩

河割地以畀金人。范致虛會師入援。潰于外。亦撫使范

致虛聞汴京圍急。會西道總管王襄。陝西節制使錢蓋之

師凡十萬入援。至潁昌。聞汴京破。襄蓋遁去。致虛獨與西

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

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為參議官。致虛

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為一軍。號

尊勝。隊童行為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

于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千秋

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王似王倚

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金定牛頭稅法。每牛一具。賦粟五斗。

具故又謂之牛具稅。

未丁二年。五月。高宗皇帝構建炎元年。○金天會春正月辛卯。

朔。帝朝太上皇帝于延福宮。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陳

訓導錢如填校正

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兼旬止得石詔孫傳輔太子監

州甲午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詔孫傳輔太子監

國帝復如金師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庚子金人索金銀

至營帝有難色何棨及吏部侍郎李若水以爲無虞勸帝

行帝乃命孫傳輔太子監國而與何棨李若水等復如青

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帝至金營金人逼帝

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

敗面氣結仆于地衆皆散留鐵騎十餘守視粘沒喝令曰

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

昨雖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

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

高若少屈莫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

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

也後旬日粘沒喝召計事若水因歷數而罵之粘沒喝令

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若水謂其僕謝寧曰

我爲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撻破其

唇突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頰斷舌而死年三十五

言其狀金人亦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河東割地使劉詵督

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

經于金師劉幹至金營金人館之僧舍其僕射韓正謂之

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得以家屬

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軀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

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

宗澤敗金人于衛州

廿二

訓導等編卷十三

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

下今日道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

訓導等編卷十三

訓導等編卷十三

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眾士
倍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
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
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太學生

徐揆上書乞請帝還宮只受取而殺之○西遼建都于虎

思西遼主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

征以青牛白馬祭天誓眾興復幹里刺行萬餘里無所得
牛馬多死勒兵而歸西遼主曰皇天弗順數也奈之何哉

二月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諸妃諸王公主駙馬都

尉如金師遣其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金主不

許竟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丙寅金人整南薰門路人

甚為入主者唯何察李若水母得預議孫傳大慟曰吾唯
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苟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

趙氏不許丁卯金人遷太上皇至青城面議且以內侍贊

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盡取之上皇即與太上皇后同

如青城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官有位孺者皆從
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丁卯上皇至金軍

皇后太子如金師孫傳從之金人復令以上皇命召皇后

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

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

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

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

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开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

危言龍衛士遂擁皇太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為太子傳
當同死生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三酋面責
之庶或萬一可濟傳寓皇城司其子求省叱之曰使汝勿
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雖汝百輩來何為揮使速去子
亦泣曰大人以身徇國兒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
辛未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孺哭太子亦呼云百
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

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去金人大索

之傳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不還金人召之以去

金幣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中安秩死

之時金帥邀索金帛每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

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

以軍法結罪黨室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百

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

果然金帥怒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

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揭空無以塞命

耳金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金

帥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姪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執

禮猶為之請俄遣還將及營門呼四人下馬過殺之而梟

其首士庶聞者莫不隕涕憤歎

康王構帥師次于濟州王有衆八萬分屯諸州高陽關

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

及中善舍人張澂黃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

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

大玉居外此天授豈可徒

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

金人遣吳玠莫待入京集官

議立異姓執發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御史中丞秦檜以去

金帥遣翰林承旨吳玠吏部尚書莫俦入城推立異姓玠

僑召百官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

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一人吏部尚書權留守王時雍問

於玠傳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尚書

負外郎宋齊愈至日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

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

叔夜不肯署狀且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因移書金帥請

立天子以從民望金人執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

曹趙鼎司門負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書名唐恪既

書名仰藥而死已而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

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有太學

生難之瓊恐阻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

百官御史馬伸獨言于衆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以存趙氏乃與御史吳給約御史中丞秦檜共為議狀於金帥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專事燕游黨附權姦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去吳開莫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為僑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

楚帝宣養舍人吳革死之
相公勸進邦昌始欲引吳或曰城耶適金人奉冊寶至丁酉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末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還拜之邦昌但東西面拱立閣門宣養舍人吳革既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嚴之將百餘人捕革泮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吳革莫憐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以正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革權同知樞密院事莫憐

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獨曰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王時雍每言事邦昌前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時雍又勸邦昌坐紫宸殿拱殿以見舍使呂好問曰官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乃止王時雍復議肆赦呂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已而金人將還邦昌詣管祖之服拓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王時雍吳玘莫憐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黃潛善聞邦昌已立勸康王駐軍宿州謀渡江左王不許

不自沐北還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如金
庚子韓琦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如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張邦昌率百官還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什夏四月金粘沒喝自沐北還帝及皇后太子如金四月絕者夏四月金粘沒喝退師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樂孫傳張叔夜司馬朴秦檜等北還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

有什夏四月金粘沒喝退師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樂孫傳張叔夜司馬朴秦檜等北還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

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
 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匠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宗澤在衛
 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與初幹
 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宋勤王之師
 有以察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且為遠謀而乃上下遷
 相慶以為無復可虞矣於是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兵於關
 陝勤王之師盡歸諸道堅守之詔徧告多方粘沒喝之
 使忽李綱種師道之言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大原真定咽
 喉已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侍
 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
 將皆出於童蒙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者如李邦
 彥張邦昌吳敏徐處仁唐恪聶昌耿南仲唯以割地請和
 為言未聞有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
 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人圍中山知府陳遘為其下所殺城遂降中山為金人所

援師汴京既陷知府陳遘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不
 悅懷刃入府刺遘殺之家人藏焉振出帳下卒執而碎裂
 之城無王乃開門出降金師入

張邦昌尊哲宗廢皇后

濟州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

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若去能保如今日乎
 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轉禍
 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仗陛敵
 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傍強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
 稱聖旨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之即遣人
 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不然則宜遠避及
 金人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首
 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李董統之可也好問曰李董
 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好
 問復言于邦昌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

大位庶幾保全會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同
院無肯運名者伸獨持以往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
氣沮笑亥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入御延福宮而
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好問又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
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撓不發他
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時
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豈濟悔無及已
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
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
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
權宜一時以紓國難耳非敢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諭宗
澤等以為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
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
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
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斷呂好問亦遣人言
曰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王然之立中
遣謝克家及土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之書
濟州成服邦昌手書上延福宮大台草書曰元祐

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漸為奉迎使皇后亦使
衛尉卿孟忠厚持書奉迎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兵
扈衛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將所部兵迎于道邦昌自稱權
尚書左僕射率在京百官勸進于康王而退居于資善堂
謝克家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家還京辨儀物甲戌皇
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略曰
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址軼
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
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
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
光屬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
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薄運尤易請幸之以圖
大計王遂決意趨應天府庚辰王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
光世自陝州來會王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辛巳西道都
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知應天府朱勝非皆以
師至癸未王至應天乙酉邦昌見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
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群臣五月康王構即皇帝
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

位于應天府大赦改元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慟哭

元建炎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之張邦昌及應干金國

積子孫更不收叙仍赦刑部不得報赦文于河東河

北陝之蒲解蓋懼金也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以黃

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遙尊乾龍皇

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

作景靈宮于江寧府。以張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

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遙尊生母賢妃章

氏為宣和皇后。遙立居國夫人邢氏為皇后。耿南仲

免。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

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京師失

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

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

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末至罷之章五上帝

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

其章示綱覲沮其至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

有震主之威帝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

必為相及召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

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當之惟其英故用心

剛足以益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

-5 115 35 855" data-label="Text">

以任君子之所問馮澥免。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元祐太

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拜右丞

兼門下侍郎後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

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立御營司以黃潛善兼御

營使汪伯彥副使。時王淵揚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

角盈賈編卷十三

十一

訓導錢如填校正

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潛善伯彥領之而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軍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而以楊惟忠主管殿前司公事王時雍有罪黃州安置

論靖康主和誤國奉使割地罪安置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枕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等于遠州。加張

邦昌太傅詔以邦昌知幾達變勲在王室如文詔脩正宣

仁聖烈皇后事跡追貶蔡確蔡卞邢如蔡懋等官詔史官辨宣仁

聖烈皇后詔道君太上皇帝至燕山。以宗澤知襄陽府

澤見帝應天帝欲留任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靖康

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

張察院能援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震

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

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

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

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

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

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

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

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曰渡江

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

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官安置江州

詔成都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揚州儲資糧脩城壘以

待巡幸。以周望為二聖通問使如河北金師。詔王襄

趙野末邵州安置論勤王稽緩罪也金婁室入解絳慈隰石州河

中府。金撻懶入密州。金迪虎入單州廣信軍。六月

呂

以仲湜嗣獲王嗣王仲湜以黃潛善為副下侍郎。李綱至

行在固辭曰位不許六月己未辨李綱至入對涕泗交集

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委任之意

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

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為金人

所惡不當為相帝命岐奉祠出范宗尹知舒州綱猶力辭

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

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

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

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

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

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

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

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

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

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

能臨難死節而扶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去成萬

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夫變無節節死義之士而愛偽

官以屈辱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蕭宗平賊汚偽命者以

六等定罪宜做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

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

狡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

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索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

尊人曰義以任謂請索則進退大臣大進功效慶者宜慎

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

脩德於朝惟借述偽命二事留平不日治僭逆罪安

晉張邦昌于潭州賊放其黨有差事綱以所議僭逆偽命

事及綱以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

聖門位尊而為國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

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
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
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
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
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
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
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路
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
已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
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
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
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
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
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
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
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
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
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
任者綱以張所

皇子勇生大赦

皇子勇生故事嘗辟赦李綱
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

及傅亮薦焉
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失望夫兩河為朝廷
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
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探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
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
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問還元祐黨
有德書至者金人固守諸將之兵往往引去矣
籍人官爵
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團結軍民互相應援
李綱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
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
牌書甲正四人性名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
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營司並依此法團結有所呼召
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並依此法團結有所呼召
使今按牌以遺綱又申明軍政合更改者數十條多施行
之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以傅亮為二聖通問使如河

東金師黃潛善白道宣義郎傳雲為祈請使李綱曰堯舜

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劍二帝不侯迎請而自歸不

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

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

以雲為二聖通問使奉表以荏且致書于粘沒喝

淮沿江帥府凡十有九府契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

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

十七將造舟江淮諸路州郡

置賞功司李綱請三省

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

以張愬同知樞密院事兼攝

置戶部對用兵勤王愬飛馳道建議印給監鈔以便商

旅不闕旬得銀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社以為戶部尚書

至是拜同知兼措置戶部財用建言三河之民怨故深以

骨骸恨不鐵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依唐人澤潞六

詳詔集為書行之

呂好問免詔封為東萊郡侯

嘗污偽命不可以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

實帛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

心迹非他人比也好問自慙力乞退罷且言邦昌僭號之

政毀學士宣州封東萊郡侯卒

樞密院事張叔夜死之

唯時飲湯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

河大乎扼吭而卒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

京師不報者太極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

奈何遷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

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開茲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

赫然震怒大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

方五言補天

十三訓導錄如校正

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
 陝之蒲解者是禱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
 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
 而壯之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
 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
 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
 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賊者賊無輕
 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
 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車萬乘欲
 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
 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
 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者號沒角
 牛眾三十萬丁進王再與李貴王大郎等擁眾各數萬往
 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
 之上疏請帝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脩巡幸澤又上疏
 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
 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為異議者
 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耳

金人遣使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賊
 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奏曰國
 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欺謾為可憑信不置疑
 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備之人士大
 夫不以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覲虛實臣愚乞斬
 為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覲虛實臣愚乞斬
 之以破其謀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禮遇臣
 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
 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而將相大臣恬
 不為慮不脩武備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
 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
 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
 往來按試之及沿河鱗次為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山水
 若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而諸路人馬咸願澤節制
 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七十二里命十
 六縣分守之守禦之備既具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
 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
 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援飛使立功

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尔智勇
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元
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金右副元帥幹萬不卒
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韓高不又 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久衛。以張所為
名宗望

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統領

百萬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
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

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
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司河北盜賊愈

熾而民間若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言張所
今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

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乃命益謙分所命下樞密院汪伯
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所命下樞密院汪伯

赴招撫司以降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
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

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尤未固親率六軍北
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請所以

飛充中軍統領問之曰尔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
在先定謀察枝曳柴以敗荆莫焚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

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
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

或救金人不能窺河 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因矣招撫造
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車于京東西路 李綱奏步兵不足以勝騎騎兵不足以勝
括買官民馬勸出財助國。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秋

七月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為副使。詔諸路忠義

巡社隸安撫司。淵聖皇帝至燕山尚書右僕射何臬不

食奉 稟至燕仰天大慟不 詔奉元祐太后如東南

替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以許

元祐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己未發京師以許

翰為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有罪棄市

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擬

章將再上其鄉人嫌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

獄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大

諫第承不過踰嶺爾齊市詔議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

愈引伏遂命戮于東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

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為係天下之心

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

振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既而有詔欲

幸東南避敵網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

北則足以撥中原而有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

而西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蠢起為亂跨州

連邑陛下雖欲還關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

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與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

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

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順流而適東南

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

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還

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常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

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

州脩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

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臣之

存亡於是焉分吾遣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所揚州遣

使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所揚州遣

自金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

康王否因出御衣綃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
 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
 之毋以我為念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
 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眾得早相見也
 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入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
 募死士入海至金國東境奉二帝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
 外勛于盜史斌稱帝于興州八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于

杭州執帥臣葉夢得設錢伯言知杭州帥准浙兵討之

○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愨兼御

營副使一日綱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

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致播遷向也綱對曰
 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太功可成否則衛石
 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愬盡人言恭儉足國用矣果於
 大事帝皆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傾心聽
 受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往往留中不報更

元祐太后為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罷河東

經制使司召副使傅直遷行在所李綱乞避位不許有旨

京留守宗澤節制傳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
 河恐誤國事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傳
 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
 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
 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盡心觀之帝不納竟罷經制司
 召亮赴行在李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黃潛善
 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
 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
 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
 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
 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
 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
 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護者何綱曰吾知李綱
 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

罷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黃潛善汪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提舉

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

廢格金兵益熾關輔殘毀中殺前太學錄陳東布衣歐陽原盜賊蠶起而國不可為矣

澈東辭官歸丹陽帝即位五日遣使召之東至南京未得對會李綱罷相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

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方揭示綱請

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速罷潛善輩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南京伏闕上書

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

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而按其從者曰我死爾歸或此于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

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京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獻贖二尸

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許翰罷李綱之羅也翰言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沉滯

佐中興今罷綱臣名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得罪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

乃為東澈著哀辭而八上金以訛里朵為右副元帥訛里章求罷遂提舉洞霄宮

祖子也一九月詔擇日巡幸淮甸黃潛善汪伯彥力請幸名宗輔

水軍許景衡以建康天險可據請幸之遂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脩城壁招訓民兵以脩海道又命

揚州守臣呂頤浩繕脩城池遣徽猷閣罷買馬封皇孫待制孟忠厚迎奉太廟神主赴揚州

粵為魏國公。以王圭為河北招撫判官安置招撫使張所子嶺南。宗澤復上表請帝還京師不報。王彥渡河

大敗金人于新鄉進次大行金人圍之彥師潰走保其城

張所使彦帥岳飛等十一將凡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彦不敢進岳飛獨引所部鏖戰棄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又戰于侯北川飛身被十餘創會食盡諸彦壁乞糧彦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彦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彦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彦壘圍之數匝彦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太行諸將各散去彦獨保共城西山復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彦急彦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彦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傳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彦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彦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彦糧道彦勒兵待之斬獲甚衆

賞授官○盜趙萬陷常州鎮江府○

○張邦昌伏誅初邦昌居蔡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披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

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獄詞伏詔馬仲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死并誅王時雍等

母入河間府雄州捷懶入祁保州求寧順軍自是兩河州郡多屬

金冬十月帝如揚州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斃駐淮甸

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亡者斬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黃景德問與丹寇潭淵王欽若江南人

勸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勸幸成謂惟冠準毅然請親征

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江倫彥贊南幸之

非澤前後建議輒為黃汪所抑二月帝見澤奏至皆笑以為狂於是帝決意幸揚州十月丁巳朔帝登舟時兩河雖多陷于金而其民懷宋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畏而引去者衆及聞帝南幸由是解體

隆祐太后至揚州。罷帥府要郡次要郡。新軍水軍。

以王淵為杭州制置盜賊使。以劉光世為滁和濠州江

寧府提盜賊制置使。苗傅為御營使。司都統。帝至

揚州。王淵誘趙萬誅之。金從大上皇帝淵聖皇帝于

大定府。大定金中京也。十一月居提舉洞霄宮。李如子鄂州。盜

張遇隨池州。以王倫為金國通問使。倫三之族孫也。家

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至是。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

居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副之。

至雲中。見粘沒喝。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數說百端。粘

沒喝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有商人。韓忠憲。語倫以二帝

在黃龍府。為弁乃以金遺忠。往黃龍。以張德為中書侍郎。

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樞

知密州趙野棄城走軍校杜彥。據州追野殺之。十二月

王淵入杭州。執陳通誅之。金粘沒喝訛里及元本畫堂

分道南侵。西京留守孫昭遠帥師南走河東。經制使王瓌

自同州帥師入蜀。金入取淄青。趙濬滑同華汝州。金歸帝

遂起燕京等八路兵。命將分道南伐。粘沒喝自雲中下

太行。由河陽渡。以攻河。南至沁水。關孫昭遠南走。訛里及

取淄青。趙州元本自燕山。由滄州渡河。以攻山東。且分兵

趨淮南。將謀侵汴。宗澤聞之。命劉杲趨滑州。劉達趨鄭州。

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元本遂不敢

向亦夜。斷河梁。帝去。莫室。自同州渡河。以攻陝。而於是訛

里。取滑。滑。賽。里。取。同。華。汝。破。潼。盜。丁。進。降。于。宗。澤。

關。王。瓌。遂。自。同。州。帥。師。入。蜀。避。之。

自同州帥師入蜀

口

通鑑續編卷第十三

通鑑續編



通鑑續編卷第十三

四

